

弗雷泽及其《金枝》:西方人类学变革史的一面透视镜

——评《魔杖与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

代云红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6-0120-03

刘曼博士的《魔杖与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于2017年9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弗雷泽及其《金枝》的专著。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对《金枝》的本体研究,下编是关于《金枝》在西方的影响研究。这样的结构安排,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性,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研究思路和研究旨趣:以回溯性眼光还原弗雷泽的人类学思想与学术旨趣,探查《金枝》主题观念之渊源与流变;以“魔杖”“阴影”为辨析线索,梳理和评述弗雷泽及其《金枝》在西方的复杂影响。该书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将弗雷泽及其《金枝》的研究历史化或语境化。

阅读全书,我们注意到,刘曼博士在材料的梳理中发现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问题,在辨析中理清了弗雷泽的地位变化以及西方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在评述中形成了一定的个人见解,从而彰显了该作独特的学术价值。

一 对弗雷泽及其《金枝》进行了有价值的回溯性研究

刘曼博士对弗雷泽及其《金枝》的回溯性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从知识语境追溯弗雷泽的学术思想渊源和研究旨趣;从时代语境探究弗雷泽的人类学思想及研究;从社会语境揭示《金枝》所隐含的社会现实问题;从古典学研究考察《金枝》的人类学写作及文本特性。

从知识语境出发,刘曼博士反复强调,必须将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及《金枝》的写作置于苏格兰启蒙时期形成的独特知识传统背景中加以考察和理解,因为在启蒙时期形成的苏格兰知识传统对弗雷泽的思想倾向、知识观念以及人类学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塑型作用。这种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受苏格兰知识传统影响,弗雷泽把原始宗教问题作为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二是受苏格兰知识传统影响,弗雷泽把人类“原始心智”问题作为他一生探究的中心课题,“他的诸多理论观念如巫术理论、神话-仪式理论、图腾、禁忌观点等都建立在他对原始心智的研究基础之上”^{[1]31};三是苏格兰道德哲学中关于人性与人类心理研究的“科学”方法影响了弗雷泽的理性认知方式;四是苏格兰道德哲学中关于人类心灵相似性、人性稳定性和一致性的思想,影响了弗雷泽对“人类心智一致性”问题的持续性思考;五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人类原始形态观和“推测历史观”,影响了弗雷泽的历史总体性思想——文明由野蛮发展而来,研究野蛮是理解文明必不可少的手段。不仅如此,刘曼博士还指出,苏格兰知识传统也奠定了弗雷泽接受进化论人类学思想的认识基础,这主要是因为苏格兰知识传统与进化论人类学在思想倾向、知识观念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上有思想渊源关系或契合之处。她说:“在笔者看来,如果要对现代人类学进行学科溯源的话,可以说,人类学即滥觞于此——人类学在19世纪中期的肇始之初即随后半

收稿日期:2018-07-06

作者简介:代云红(1971-),男,云南曲靖人,曲靖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文学理论。

个多世纪里的主要研究内容和范式,正是苏格兰哲学家们所开拓的异域社会研究。”^{[1]40}

从时代语境出发,刘曼博士指出,弗雷泽的人类学思想、研究方式方法及写作都与英国人类学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弗雷泽思想的形成期及其人类学研究的初始阶段,进化论思想已成为当时英国学界的主流思想,这是弗雷泽(主要地)吸收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泰勒的文化遗留物观念以及人类心智同一性、文化发展阶段论思想的重要原因;其二,比较方法是当时英国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其三,书斋研究也是当时英国人类学界主流的研究方式。概言之,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及写作是时代范式在其个体研究中的一种渗透或反映。

从社会语境出发,刘曼博士认为,弗雷泽的《金枝》暗含了对当时社会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首先是随着生物进化论的勃兴而引起的宗教之本质及其与巫术的关系问题;其次是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诸多现实问题,如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传统与变革、宗教与科学、进步与停滞、乡村与都市、异域与国内以及性和暴力等等。

从《金枝》的人类学写作及文本特性来看,刘曼博士认为,古典学研究几乎贯穿于弗雷泽的一生,讨论《金枝》的写作及文本特征必须考虑到弗雷泽作为一位古典学者的学术旨趣和修辞风格;同时还应注意到,弗雷泽的古典阐释不同于彼时古典学家通常采用的语言学路径,而是融入了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视角,在对内米狄安娜崇拜和祭司习俗这一古典问题进行了独特阐释的同时,也为当时的古典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过对弗雷泽及其《金枝》的回溯性研究,刘曼博士认为:以人类心智进化三阶段图式作为认识主线,采用跨文化比较方法,通过广泛的古典学和人类学材料,对巫术与宗教、禁忌、图腾、神圣国王、神话与仪式、替罪羊等主题观念进行人类学解释,以此来揭示人类心智由野蛮到文明逐渐进化的问题,这是弗雷泽写作《金枝》的主要目的。

二 对弗雷泽及《金枝》的学术影响及地位变化进行了深刻分析

刘曼博士指出,弗雷泽对西方学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弗雷泽开拓的某些研究领域以及对某些主题观念的系统研究,发展成为后世人

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问题;二是弗雷泽与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共同奠定了现代思想的基础;三是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及其影响在西方人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四是弗雷泽对西方现代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既影响了艾略特、乔伊斯、康拉德等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也深刻影响了剑桥神话-仪式学派以及后来的神话-原型批评。

刘曼博士认为,从总体上看,弗雷泽及其《金枝》的影响与价值在人类学之外都得到了极大的肯定,但其在人类学界的境遇却相对较为复杂,这与人类学历史语境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从西方人类学发展史来看,人类学界对弗雷泽的态度主要有三:被肯定和被推崇,被遗忘和被冷冻,重读弗雷泽。刘曼博士分阶段考察了西方人类学界百年来对待弗雷泽的不同态度。1890年至1941年是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弗雷泽的学术地位及人类学研究尽管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其学术地位并未受到撼动,原因主要在于弗雷泽由于《金枝》的“流行”和影响而居于英国人类学的中心地位;弗雷泽的书斋研究和比较方法是当时通行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1941年至1950年代末是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弗雷泽及其作品处于一种被遗忘、被冷冻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功能主义人类学所确立的人类学理念、所倡导的实地调查方法以及“科学”民族志写作方式已成为西方人类学的主流范式,弗雷泽的人类学思想、方法及写作方式在新理念、新方法、新写作范式的冲击下遭到了遗弃和“冷冻”。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是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西方人类学界有学者试图对弗雷泽及其《金枝》的思想价值和意义进行重估,并由此引发了激烈的论争。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第四个阶段。这一时期,在对“表述危机”和“写文化”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了“重读弗雷泽”的现象,西方人类学界对弗雷泽人类学的写作等问题进行了新一轮的理解和阐释。这一历史过程,正如刘曼博士所总结的:“人类学界对《金枝》的认识和批判主要与人类学自身语境的发展变化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1]288}

三 对有关《金枝》思想价值及文本性质的论争进行了公允评价

西方人类学界有关《金枝》思想价值及文本性

质的论争集中于20世纪的60年代和80年代。有关这两次论争的具体情形,刘曼博士总结如下:60年代的论争焦点为弗雷泽及其《金枝》的思想价值;80年代的论争则集中于对田野与文本的关系进行检讨,以及对人类学写作中的理论问题进行重估。

从60年代的论争焦点来看,弗雷泽的支持者在肯定其人类学贡献的同时,也通过阐释《金枝》的隐喻性来发掘蕴含其中的现代思想与价值观念;反对者则极力否定弗雷泽及其《金枝》的思想价值和文本的可读性。如贾维则指出,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 and 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差异不在于方法论的不同,而在于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是对人类及其文化整体性的一种形而上学研究,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研究则是对当代具体社会的一种精密化的实证科学研究。维森格和海曼等人赋予弗雷泽现代思想开拓者的美誉;主流人类学家利奇等则不遗余力地抨击弗雷泽的思想观念,认为其理论价值不值一提,作品也不具有可读性。

80年代的论争是由随着解释人类学的兴起而出现的重读弗雷泽现象引起的。论争双方一是集中于对弗雷泽的人类学写作(或人类学文本)的修辞特点及文本价值进行探讨。如玛丽琳恩·斯特拉斯恩、罗伯特·弗里斯等人认为,弗雷泽人类学写作的文本力量及影响首先在于其作品的虚构化和文学化特性;曼加纳罗认为,弗雷泽的人类学写作及作品具有互文性的特质与效果;玛丽·贝尔德认为《金枝》经久不衰的秘密在于它具有“知识百科全书的象征”性质,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有关殖民旅行与探险的隐喻性故事;泰勒、马库斯等人认为,弗雷泽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文本写作反映的是完全不同的文本类型:弗雷泽采用互文、并置的写作方式来讲述一个故事,形成了文本的讽喻和阐释性特征,而马林诺夫斯基则采用同一种方式来讲述许多不同的故事,形成了其文本的象征和辩证性特征。二是集中于对现代主义人类学进行检讨与重估。如布恩就质疑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认为田野是由民族志话语所构建的想象,实际上也是一种“虚构”。

通过对两次论争的实质进行梳理和阐释,刘曼

博士揭示了西方人类学自弗雷泽以来所倚重中心的变化轨迹即“书斋——田野——文本”路径以及弗雷泽的境遇与此历史变革脉络的辩证关系问题。此外,以“魔杖”和“阴影”为辨析线索,刘曼博士还指出,西方人类学界对弗雷泽及其《金枝》的论争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认识困境中,欲理性、客观地对待弗雷泽及其《金枝》的思想价值、文本特性和人类学意义,就须将弗雷泽及其《金枝》的研究历史化或语境化,以多元视角审视弗雷泽及其《金枝》的学术价值及意义。

刘曼博士对弗雷泽及其《金枝》的历史化与语境化探究,不仅可让读者系统了解弗雷泽的思想渊源、学术旨趣、重要观念和人类学写作特性,而且她以“魔杖”与“阴影”为辨析线索,将弗雷泽的境遇变化置于西方人类学发展脉络之中,有助于读者深刻理解人类学历史以及弗雷泽及其《金枝》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弗雷泽及其《金枝》实际上是西方人类学变革史的一面透视镜,读者既可以把《魔杖与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作为一部研究弗雷泽和《金枝》的专题著作来研读,也可以将其视为对西方人类学历史进行反思的学术著作来阅读。笔者认为,这也是该书独特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白璧微瑕,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受写作主旨的限定,以及在梳理繁琐材料的过程中受制于被研究者阐释观念的影响,著者对书斋人类学理论、田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人类学写作理论的阐释与总结力度较为薄弱;另外,在阐释弗雷泽的人类学方法时,过于强调其比较方法,而忽视了他的结构主义方法与“三重证据法”。以上两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作的理论分析力度。

参考文献:

- [1] 刘曼. 魔杖与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

责任编辑:黄声波